

烟台，从山海中走来

李卓曦 武眉凌

在北纬37度这一充满灵气的地带上，在辽阔无垠的神州东方，有一座城，名唤烟台。

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是它蜿蜒的臂膀，拥揽起黄海与渤海彼此交融的苍茫。它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宛如一把坚定的锁钥，扼守着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

海岱齐鲁钟神秀，这是自然与历史赋予山东的底蕴。它东临大海、中怀山岳，既有重商文化，亦有古国文明。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审视烟台，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地理文化同样多元：黄海、渤海皆在其侧，“胶东屋脊”亦在其内，地处滨海的地理优势带来了通商之利，而莱夷古国的文明之光可上溯3000年前。

未至烟台时，我一直在畅想，渴望在苍茫的大海上，望见一座仙台，那是神话里的海上瀛洲，一个烟霞缭绕的地方。然而，当我踏上烟台大地时，感受到的却是这片土地的敦厚与刚毅。那是历经了沧海桑田积淀下的品格，是枕山负海的广阔胸襟。

二

烟台的气韵是山与海赐予的，它的历史进程也似山海一般，起伏跌宕，潮来潮往。

当时间还停留在《山海经》中的上古苍冥时，名为“鞠陵于天”“东极”“离瞿”的3座山峦隐约勾勒出胶东半岛的形状。一位人面鸟身的东海之神——黄帝之子禺夷，成了东方部落的首领，烟台的历史就这样悄然地被编织进古老神话里，成为莱夷诸部最早的栖息地。为

了生存，先民们与大海开始了博弈，白石村遗址出土的鱼骨器物，是6000年来族群繁衍的证明。

当周武王在牧野吹响讨伐纣的号角时，中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王朝。可早已习惯了自由奔放的莱国百姓并不在乎周天子分封天下的统治，他们用生猛的原始力量，一度将大名鼎鼎的太公姜子牙拒之门外，与之争抢齐国的都城营丘（今山东淄博东北）。

当然，天下终究要由分裂走向统一。伴随中央王朝统治的不断加强，古老的莱国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取而代之的是秦朝的胶东郡、汉代的胶东国。

但是，莱地的儿女们从未离开过山海相依的故土，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继续耕耘。他们看惯了战国七雄争霸天下的烟云，也曾眼见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从蓬莱入海。

汉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烟台似乎被遗忘了。世人的目光或是聚焦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纷乱，或是沉迷于皇皇大唐的盛世昌明，几乎很少有人在意，登莱古郡是中原王朝扬帆入海、联通各国的门户，是海陆交通的枢纽，是北方最大的造船中心。停泊在海湾里的航船，演绎着“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辉煌，烟台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我们将若山东视作一只展翅的雄鹰，烟台无疑就是那锐利的鹰眼：它的心脏连接着中原腹地，目光投向大海汪洋。它既有海上烟波的柔情，也有山川烽烟的壮烈。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烟台成了倭寇、海盗垂涎的“美味”，频繁地被侵扰促使其转变为一座海防城市。大明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奇山守御所，狼烟台自海岸冲霄而起，烟台城的雏形也



开始渐渐清晰。

到了晚清，闭关锁国的朝廷被迫将烟台写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作为山东最早、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烟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被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烟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它守望着东方悠久的仙山传说、儒家文化，也接纳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科学文明，重塑起这座城的现代面貌。

三

烟台，是一部山与海铸就的传奇，亦是一幅历史与人文交织的画卷。一代文豪苏轼登临蓬莱，发出了“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的惊叹；千古才女李清照在驰向莱州途中，吟念起“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的忧伤。烟台的情韵，已然将古典诗词的豪放与婉约兼容并蓄。

崑崙山烟霞洞里走出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一言止杀，阻挡了成吉思汗的弯弓大刀。烟台山上，大明王朝抵御倭寇的烽火，成就了无数英豪的赫赫威名。“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晚清乱世之际，轰动于中外学术界，把汉字历史推到殷商时代。张弼士创建的张裕酿酒公司，则昭示着民族工业的崛起。更不用说星火燎原的红色胶东，还有地雷战的英雄故事、杨子荣的剿匪传奇。

东海如碧环，西北卷蓬莱。刚柔并济的烟台，像极了孕育它的山与海。刚刚烈时，风卷浪潮、山林呼啸；温柔时，波涛激涌、和风细软。它经历过战争的摧折，蒙受过外敌的侵略，却始终没有屈服。它总能用宽广乐观的胸怀去创造新世界，用天地之美孕育万物，用经略之美汇聚人才。

如今的烟台，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力之城。这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成就了一幅避暑旅游、休闲城市的生态画卷，那是烟台自然美好的天性。几千年斗转星移，烟台从荒蛮海岸蜕变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港口城市。它发力于高端海洋产业，升级为制造业强市。它凭借港口的先天优势，拓展着海洋物流运输业。

从山海中走来的烟台，在与世界的迎头送往中，开启了乘风破浪之旅，站立潮头，奋勇前进。

上图：蓬莱阁。 高远摄
左图：石帆鸣影。 沈荣民摄



行天下



夜读千灯古镇

应红枫文图

有大家气象。五进式建筑格局，彰显宅子的厚重与恢弘。

除了顾炎武先生，千灯古镇还有一位文化名人，就是昆曲鼻祖顾坚。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顾坚进一步为世人熟知。顾坚纪念馆和顾炎武故居相去不远，一样低调朴素。在顾坚纪念馆里，有昆曲小舞台和十几张桌子，游客入内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欣赏昆曲、江南丝竹乐、苏州评弹等，享受惬意自在的时光。

不过，千灯古镇之美，还在于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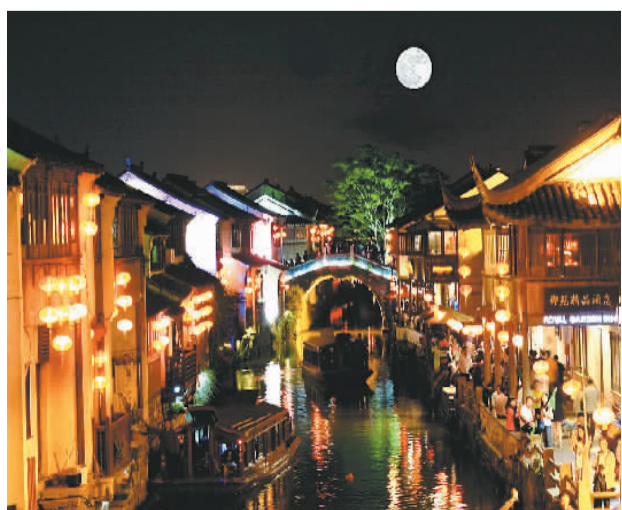
我看过秦淮河的夜色，在静夜的灯火里，能感受到流淌的古筝和琵琶韵律。如果说秦淮河的夜色是浓妆艳抹、风姿婀娜的，那么千灯古镇的夜色就像是发髻高挑的少女，她没有秦淮河繁华的桨声灯影，却多了一份清丽质朴的娴静。

走在千灯古镇那条近两公里长的华东第一石板街，每个街角都恰到好处地悬挂有灯

盏，灯光朦胧而温柔，淡淡地映照整条街巷。脚下的石板路面，千百年来被无数步履打磨得溜光圆滑。两侧楼檐斜挑而出，遥对那片流霞黛影。小街两旁的店铺里，不时传出些招呼声，听那吴侬软语，竟如唱诗一般，令人迷醉。那一灯、一街、一檐、一铺，成就了这条古镇小巷的经典印象。

跨过几座古朴的石拱桥，沿着千灯浦那条依河而建的长廊漫步，已有月色漂在河心。偶有夜游的船只划过，浅浅的灯光下，被漾散开来的月影，一层又一层，如一条条白练，伸向埠头的石阶。夜风凉爽拂过，舒适宜人，一排排灯笼悬挂在长廊下，隐约间，和不远处延福禅寺的千年秦峰塔遥相辉映。此时，自船公手中流出的朴素桨声，已悄然穿过千灯浦河道上的古拱桥，渐行渐远，消融在千灯古镇的夜色里，漾散在一阵似有若无的丝竹之声中。

此刻，古镇静谧，月色依旧。
下图：千灯古镇夜景。



我游走过江南水乡的很多古镇，周庄、南浔、西塘、乌镇……大家都说江南古镇大同小异，而这小异恰是古镇的唯美之处。

千灯古镇位于江苏昆山，原名“千墩”，名出吴越争霸。因小镇没被过度开发，很多区域还保持着原本风貌，更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魅力。小镇不大，不过方圆几公里，却有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出生于此。顾炎武故居门面不事张扬，入门庭院清静整洁，但是越往里走，越

东山，位于浙江溪口雪窦山之东，以产茶叶和毛竹闻名。如果把雪窦山分成三段，东山居中，两头分别有座寺庙，一座是居山顶的弥勒道场雪窦寺，一座是居山脚的东翠寺，两处都是传说中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经常游历的地方。从古镇溪口往雪窦山望，古寺隐入深山，能望到的唯独东山村。在一排屏风似的群山的左侧上方，几排房子在茂密的植被和缥缈的山岚中时隐时现，如一个挂在山崖上的村庄。

喜欢东山的人第一眼爱上的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村庄依山而建，使得这里随处可以找到开阔的视野，近看斑斓的山林、层叠的田亩，远眺热闹城镇、村庄和纵横的公路。而在很多个清晨，这一切都被淹没在浩瀚的云雾里。

风起云涌，从浅灰色里泛出一抹粉，继而成长为漫天彤云，最终一轮红日从中跃而出。明净的阳光从山顶上的竹梢慢慢移到人家的屋顶、庭院，照进水塘边、竹林中的房舍。83岁的房舍主人冯根法把鸡引到竹林，然后慢慢地向村中心走去。虽然现在通讯发达，但他还是愿意去一家家民宿转转，和遇到的熟人、住宿的客人随意聊聊。

冯根法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生活，老家原本只剩下他一个。“没想到村里的年轻人又慢慢回来了，儿子和媳妇也说要回来。”冯根法不理解年轻人的想法，但是打心里欢迎他们回来。这个村子和他一样，从某一刻起就锁定在时光里，一天重复着一天，直到这些年轻人回来。

乐居东山

江幼红

这些人都是冯根法陌生又熟悉的，都与这个村子有着密切的亲缘，他们曾经长居或短住在这里，从这里出去看了看世界，然后又回到了这里。他们拾掇起旧家园，打理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或古朴、或现代、或繁花锦绣、或幽静淡雅。不论如何，都和这山、这村的气味相通，因为他们本就是这里的人，熟悉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的禀性。虽然此时，他们除了归人还有另一种身份：民宿主。但在他们心里，这些房子不仅是他们的家园，也要成为四面八方游客的远方家园。

6年前，当民宿在东山还是个新鲜事物时，董邦良把它带到了这里。他租了村里的一排平房，开起了第一家民宿“乐居”。那个时候，正是这个村子由花木经济向环保复绿转型的初期，很多人都还处于迷茫中，既不舍下故土，又不知能做些什么。董邦良说：“我带个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来做这个事，村子得有人才会有生命力。”

6年过去，以村广场为中心，村里陆续出现了6家风格各异的民宿。年轻人回归东山的理由有许多种，每一种都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

“东山是我的外婆家，小时候一有假期就住这里跑。山里有趣啊，春天掏笋挑马兰，夏天溪坑里摸鱼摸虾玩水，秋天摘柿子打栗子，冬天做年糕爆香薯……”徐小风在绿茶里加了一小撮野菊花，清幽的花香随水汽散发，时节的味道弥漫了一室。从室内往外看，花木扶疏，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徐小风为这间民宿取的名字：“花庭”。

与“花庭”紧邻的“29号”走板筒的侘寂风，主人徐娜却一点也不清冷，这位东山的女儿回来的理由简单又温馨：“回到娘家做点事，离妈妈近一点。”

因为是家园，这里的民宿有着亲情的味道，用心打扫的、在后厨忙碌的、送时蔬野菜的都是乡里乡亲，住在这里的客人常常会变成整个村子的客人。

傍晚时分，早早吃了晚饭的冯根法又来到了村中心。晚上有家民宿正举办庭院婚礼，空气中飘着瓦片鸡的香味，忙碌的人群、喜庆的气氛把初秋的寒冷也驱散了。他看了会儿热闹，转过身又看到咖啡店里，村书记徐佩伦和第一书记田武林正跟几个远方来的客人对着电脑讨论着什么。那是他不懂的事情，他懂的是他的家人们马上就要回来了，这个村子昔日的活力也要回来了。



塔望安澜

杨志宏

篷。日夜处险，风餐露宿。累乏了，靠着它歇会，心里就踏实多了。它就像一个湖南硬汉子，任你电闪雷鸣，任你暴风骤雨，任你浪高三丈，140多个春夏秋冬，都走过来了。咱们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不信邪，腰板子硬得很呢！说到这里，他开怀大笑，声似洪钟。

随行的文史学者汪教授告诉我们，两次特大汛情后，临湘全面整治长江岸线，长堤全程加高2米；疏通河床，片石水泥护坡，大堤因此固若金汤。眺望远方，北边碧波荡漾，南边绿树如茵，中间堤上新铺的黑色柏油路，如一条伸向远方的缎带。江波为曲，丛林作谱，百姓填词，共同奏响了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壮歌。

走到下边临湘塔生态文化公园看看，大伯边走边说。绕过几棵高大香樟，但见前方绿树如烟。精致的木亭，玲珑的假山，金灿灿的菊黄，引来络绎

不绝的市民游客。一名小女孩正与爷爷放着风筝，稚嫩笑声如银铃一般，飘向蓝天。大伯说，这原来是个大垃圾场，毛草乱，碎石成堆，现在，大变样了！

漫步园北，芦花似雪，润风拂面。汪教授说，长江岳阳段共163公里岸线，沿线不仅有儒矾山、临湘塔，还有家喻户晓的“三把半锁”，即南岸的道人矶、寡妇矶、鸭栏矶，对面湖北洪湖的白螺矶、柳林矶和螺山矶，这些统称为三把“锁”，而临湘白马矶为“半把锁”。这些巨矾潜藏江中，以阻波缓浪，“锁”住湍流，护佑江岸，确保安澜。

江堤宽阔的斜坡上，青草织成的标语——“一江碧水，美丽江南”格外醒目。青山、白塔、碧江、绿堤、田野……广袤大地，一派葱茏，生机盎然。金色秋风风又是，江南换了新颜！

上图：临湘塔生态文化公园全景。
舒学海摄